

武松

(7)



王少堂口述

揚州評話研究小組整理



揚州評話水滸

武松

WU SONG

下

江蘇文藝出版社

插图 宗靜風 宗靜草

揚州評話水滸

武 松

(全二冊)

王少堂口述

揚州評話研究小組整理

*

江苏省书刊出版营业許可証出〇〇四号

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

南京湖南路十一号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上海市四、洪兴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3 耗 1/32 印张 35 5/8 插 26 字数 837,000

一九五九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南京第二次印刷

印·数 2,701—52,700 册

其中：精 1—2,700 册

責任編輯：茅以春 顧关荣

責任校对：王湘樾 封面設計：余連如

目 录

(上册)

第一回 景阳崗打虎

一、景阳崗打虎	1
二、游街寻兄	26
三、参任都头	50
四、金蓮戏叔	58

第二回 杀嫂祭兄

一、挑帘裁衣	71
二、王婆勾串謀奸	96
三、鄆哥敬鮮	122
四、武大捉奸	133
五、武大遭害	151
六、何九焚柩	170
七、月下传刀	179
八、武松回家	189
九、王婆表功	206
一〇、士兵詳梦	219
一一、訪乔鄆哥	234

一二、抓何九	249
一三、陈洪拟状	258
一四、当堂鸣冤	278
一五、备帖请邻	288
一六、杀嫂祭兄	307

第三回 斗杀西門庆

一、斗杀西門庆	331
二、武松抄案	360
三、捉西門兴	383
四、陈洪辯罪	400
五、武松起解	417

第四回 十字坡打店

一、母夜叉卖药酒	429
二、十字坡打店	445

第五回 醉打蔣門神

一、孟州落驛	467
二、天王堂举鼎	490
三、施武結拜	508
四、大鬧快活林	521
五、醉打蔣門神	562

(下册)

第六回 大鬧飞云浦

一、賺进都監府	601
二、暗施美人計	620
三、栽脏冤盜	635

四、火烧快活林.....	648
五、施恩探监.....	659
六、拜訪康文.....	680
七、施蔣斗手.....	695
八、康文辯罪.....	707
九、官司定案.....	744
一〇、二次起解.....	768
一一、松林別友.....	790
一二、大鬧飛雲浦.....	810

第七回 夜杀都監府

一、月夜入孟州.....	845
二、夜杀都監府.....	855
三、血濺鴛鴦樓.....	875
四、巧遇韓玉兰.....	892
五、二到十字坡.....	900

第八回 夜走蜈蚣岭

一、夜走蜈蚣岭.....	927
二、搭救武金定.....	951

第九回 吊打白虎山

一、怒打孔亮.....	973
二、吊打白虎山.....	998
三、宋江設計解冤仇.....	1020

第十回 智取二龙山

一、叙旧生誤会.....	1037
二、定計造假信.....	1053
三、深入宝珠寺.....	1066
四、智取二龙山.....	1086

第六回 大鬧飛雲浦

一、賺進都監府

過起來很快，早又到了七月初旬，快活林酒店重新開張，已有半个月時間了。這一天一大早，黃老先生正坐在櫃台上照應店事，店門外來了兩個人，孟州營的老將^①打扮，頭戴號帽，身穿軍衣，手里抓着諭帖，奉張都監之命，來諭武松進都監府衙門說話。他們怎么曉得武松在快活林的？他們抓着諭帖，一脚先到管驛衙門，管驛衙門指點說武松住在快活林酒店，这么子，兩個老將又奔快活林酒店，走到櫃台面前：“黃先生！”“哎，二位老將，有什麼事啊？”“有個武松武配軍住在你們店里啊？”“啊，不錯！請問你們有什麼事吧？”“我們奉將主之命，有諭帖在此，諭武松進衙門說話。”“啊，你們二位請到后頭廳上坐。——長氣啊！”“哎。”“把這二位請到后頭，好好的照應，拿酒侍候！”“哦！”黃老先生曉得：壞了，這一定是大仇發作了！就直奔住宅大廳來稟報施恩。

黃先生到了廳口一望，只看見武二爺正跳着醉八仙，施恩站在廳口觀看。黃先生走上前打了一躬：“衙內。”“黃先生。”“店中來人了。”“誰？”“都監府來了兩名老將，手里有諭帖，云稱諭武二爺進衙門說話。”“啊，這是回什麼事啊？”“衙內！就怕大仇發作了，衙內三思！”“啊，不錯，我知道了，你去，我就來。”黃先生走后，施恩曉得決非好事。“大哥，不要跳拳了。”“好。”武松

原处收住架落。“你老可知道有了事了?”“有什么事?”“张都监派了两名老将来，云称諭你老进衙門諭話。”“好，就託哥哥去。”“哎，去不得!”“怎么着?”“你老不明白呀，这个张都监虽是三品大員，品行很坏，在此地怨声載道，无所不为。他同蔣忠是至亲，蔣忠就仗着张都监的势力欺人。我看他下諭帖是不怀好意，你老万不能去，如去是凶多吉少。”“不去又怎么样?”“我过去回他，就說你老不在快活林酒店。”“哎，賢弟，你回不在酒店就算了么?他就到管驛衙門，問你尊大人去要人。你可知道哥哥罪名在身，朝廷的罪人，应派尊大人看管。世間上不怕官，只怕管。如說武松不在我們管驛，难不成我这个人逃掉了么?那一来你家父亲吃罪不起!哥哥这个事不能躲避，躲不了，你託哥哥去走一趟，管它什么吉凶!”“大哥，你老先坐着，等小弟出去問問这两个老将，究竟是回什么事。”武二爷只好託他去了。

施恩搶步直奔店中，到了中进厅上，看見两个老将坐到这块吃酒。两个人認得施恩，看見施恩来，搶几步上前：“衙內，小軍們見衙內請安!”“哎哟，二位老軍爷請坐。”“衙內在此，哪有小軍的坐位?”“混鬧了，在我店里，不要客气!你們很辛苦啊!”“衙內，无得辛苦。”“你們将主諭我家哥哥，你們可知道有什么事吧?”“这个小軍不知。”“什么?你們不知道?”“不曉得。”施恩随时跑到前头柜台上拿了二两銀子，皮紙一包：“二位老将請收。”“啊，你老人家发賞做什么啊?”“送給二位买双靴子穿穿。——我不过不放心，究竟你們将主諭我家哥哥什么事?”“哎，衙內，小軍实系不曉得。你老人家懂得我們衙門里当差分內外，我們两个人是外当差的，他这个諭帖是由衙門里內当差的发出，交把我們外当差的。要問里头是回什么事，除非里头內当差的曉得。”“啊，啊，不錯，这一点敬意你們收住!”“啊，不能，衙內問話，小軍沒有能够回答，豈敢領賞?”“沒有事，你听我說，我家哥哥去，望你們照应一点，就在里面了。”“就是了，这一說

小軍們領賞，謝謝衙內！”施恩又招呼代他們炒兩個菜，帶面給他們吃。“你們請坐着，我就來。”“噫，就是了。”

施恩站起身復行到了住宅大厅：“大哥，果然不錯，問不出來，他們大約實系不知。你老去怎麼辦呢？”“你不要煩，賢弟，你讓哥哥去走一趟，不走也不行，你明白吧？我去看情形，也許講過三言五句，就可以回來了。賢弟，你要留心：除非我遇了害，今天才不回來；如其平安，無論三更四鼓，都是要回來的。”“恐其你老不回來呢？”“不回來，你把耳音放長一點，明天就要打听打听。如哥哥在都監府平安無事，你这快活林酒店尽管開；如其哥哥遭了害，蔣忠這個雜種定來報仇奪店，你兄弟豈不吃他的苦。賢弟，這個酒店就不能開了。這個酒店也不能便宜他，最好不過你放把火燒掉。但有一件：在你放火燒店的時期，我家哥哥這個枯骨包，你要當心，把他保存起來。海大的油鍋讓哥哥來跳，你不要多煩！”武二爺說到這里，施恩聽見心里很為難過：“小弟勸你老不去的好，你老不去，怕着張都監什麼？”“賢弟，不行啊！你不要阻擋，哥哥章程已定，沒有更改。”武松一定要去，什麼道理？武二爺明白，不去不得過。他下諭帖來，正所謂把面子給我的；我如不去，他作興硬行着人來抓我，那就反為不美。總歸我這一刻都在他的勢力範圍之下，驀都驀不過他。朝好里想，也作興沒有凶險，去就去一趟，不去不得安。英雄整理衣服，施恩跟隨在後，一起到了店中。兩個老將站起來了：“衙內。”“啊，好，這就是我家盟兄。”“啊，原來這就是武二爺！”“好，二位老將請坐，你們多吃點啊。”“哦，我們已經吃過了。——來算帳。”“哎，混鬧了，在我店里怎麼把錢呢？你把錢他們也不收，我請你們二位！”“呀，不好了，我們又領賞，又叨擾你老人家的酒肴，實在心里不安！”“沒有事，我哥哥去，一切望你們二位照應。”“衙內放心，照應得到的地方，我們當然照應。二太爺請！”“走。”兩個老將領着武松，施恩跟隨後送，送到店門口，戀戀不舍：“你老務必

要回来呀!”“一定今天回来，賢弟你回去吧。”武松跟着两个老将走了。

他們沿路走着談着。这两个老将心眼里觉得很对不起施恩，就来好好关顾武二爷。“二太爷。”“怎么着?”“我們把你带到衙門里，我們不能进去嗽。我們是外当差的，只抵正門口为止。正門口有两个内当差的，两个内当差的你认不得，我要把个底給你：一个黄脸，一个黑脸；黄脸姓刘叫刘龙，黑脸姓李叫李豹，这两个人是我們将主面前的紅人，言听計从。你老人家同这两个人見面啊，稍微客气些，把点面子給他們，到了里头，总可以有个照应。”就这两句話，他們实在是對武松关顾到家了。“啊，好，承蒙关顾!”这話武松很为相信，俗語說得好：“未去朝天子，先来謁相公。”武松这一刻心眼里是这样的想法，恐其見了面就未必如此了。

走着，走着，到了都監府的衙門。进头門，穿甬道，上大堂，繞暖閣，到了正門口。哎，正門口是有两个人站到这块哩。上手一个黄脸，下手一个黑脸。黄脸是一部黄須，黑脸是短禿須，年齡都差不多，約有四十岁上下。两个人一个样装束，头上罗帽，身上蟹青絲帶拖着須儿，腰里挂着一口綠皮鞘腰刀。他們是跟将主当上差的，应派挂刀。武二爷一看就知道，上手这个叫刘龙，下手这个叫李豹。两个人站到这块做啥？奉張都監之命，靜候武松。两个老将儿領着武二爷进来。“刘大爷，李大爷!”“哎，来了，武松来啦!”“哎，到了。——武二爷，过来，过来，这就是刘大爷、李大爷。——刘大爷，李大爷，这就是武松武二爷。——二爷，你就跟他們进去吧，我們少陪了。”这两个老将，不为不周到，特为代他們引見下子。問心这就是那个二两銀子、一碗面的功效。

他們走后，武二爷應該过来跟刘龙李豹招呼了，本来是預备招呼的。武二爷把脸掉过来，笑嘻嘻的，手朝起一秉，再把刘龙李豹一望，嘻，不由眉头一抬，眼光突出。刘龙李豹抬头也把武

松一望，不由打了一个寒噤。武二爷究竟气什么事？不是气别的，这两个人两副相貌才多坏，许多地方都是畜生样子！上手刘龙兔头蛇眼，下手李豹鼠耳鹰腮。这两个畜生，行为是坏极了。张都监固属是坏，加上这两个恶奴就格外坏了，差不多些绝事，都是他们想主意，想个把章程出来，又毒又恶。武二爷望望着了气，勉强嘴里招呼了一声：“呔，刘李二公请了。”刘龙李豹把眼光抬起来望望：“啾——贤弟听见没有？”“原是。‘刘李二公，好大份儿！’两个人嘴里没有说，心里有话：可要死，你这个贼配军！刘大爷李大爷你都不能招呼，刘李二公就算了，会省事哩。”“好，武配军你跟咱们进来吧。”刘龙怒目而视，他对武松一肚子的话：你这个贼配军，你今日不来，你才狠哩。你进了我们衙门，哼，你这条命，都在我们两人掌握之中！两个领着武松直奔箭厅来见将主。

在当日文职衙门是大堂、二堂、花厅，武职衙门是大堂、二堂、箭厅。何谓箭厅？厅口有兵刃架，有弓箭架，这里能够射箭。张都监坐在上头，年在四旬，身高八尺，面如淡金，两道剑眉，一双朗目，三络青须，正准头，阔口。相貌并不坏啊，就是内五脏太坏。身上穿的便衣。在上头品茗观书，左右站了六个小当差。这六个小当差都只有十六七岁，都是张都监的亲信，小当差做事很为伶俐，还带跑跑上房。张都监最喜爱他们，一时高兴还教他们打打拳。现在这六个小当差也坏了。什么道理？张都监做坏事，他们帮着做，学就学坏了。张都监正看着书，刘龙抢步上厅：“禀将主，武松来了。”“叫他上来。”“呔！贤弟把他带上来吧。”“是！”李豹领着武松上去见将主。英雄抢步上前：“大老爷，配军武松见大老爷请安！”“哎哟，不敢当，武壮士请起。”“谢谢大老爷！”“请坐。”“哎，大老爷在此，哪有配军的座位？”“混闹了，四海之内皆朋友也，请坐。”“大老爷命坐，配军告坐。”英雄打了一躬，入座，有座有茶。虽然有茶，武松这一刻儿也不能吃。何

以啊？規規矩矩坐在座位上，腰杆子笔直，一团的神貫在张都监身上。他既下諭帖把我諭得来，他都有事，单看什么事。张都监眼光掉过来望望武松：唉！暗暗叹口气。什么事？心里是又爱他，又恶他。爱他者身高个大，相貌魁伟，是一等英雄气概。只看他一身的筋骨，莫怪精拳捕过虎的。又恶他什么事？恶他者，你不該和我家侄女婿蒋忠作对。你和我家侄女婿蒋忠作对事小，現在他买嘱我，叫我办你，你这一条命，怕的都难保了。肚里这些话，不好說，只好两个眼睛望着他。“武松。”“大老爷。”“你知道今天本府下諭帖把你諭来什么事？”“是，配軍不知。”“我有句話問你：你可是走山东阳谷县来的？”“是。”“这个山东阳谷县史大老爷史文奎待你如何？”“他是小人的恩官。”“着啊，他同本都监也是好朋友，早年与我同营，两下换过帖的。后来他得了缺到山东，本都监得了缺在河南，彼此相隔千里，常常有公事来往。就在最近来了件公事，里面夹了一封书信，信上全是讲的你的話，他云称‘弟身边有一名土兵都头，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因替兄报仇，杀伤两条人命，問罪至孟州，望大哥念弟之交情，要照看这武松’。你知道吧？”“是。”“我接到这封信了，我就很为难。你問我同史大老爷的交情，我应当照看你；奈因你有罪在身，朝廷的罪民，我这衙門內大小差事你不能干啊。我要这么推諉不問，未免对不起史大老爷。我后来听說你拳棒功夫很好，你能精拳捕虎；想来想去，我这个衙門里有件事你能做的，我这六个小当差正要学拳，我也沒有工夫教传，暂时也請不到人，所以今日下諭帖把你請得来，沒有別的，你就在本都监府拜为教师，教传这六个小孩子拳棒功夫，本都监决不薄待于你，三年罪滿之后，我一定在孟州营补份餉給你。凭你这人的干办，在孟州营效力，将来又何愁一官半职？啊，你看怎么样？”武二爷听見张都监这一番話，信以为真，倒安下心来了。啊，这原来是史大老爷关顾我的！再想到阳谷县史大老爷，我在他手呈打这场人命官司，

蒙他开脱，死罪改为活罪。我这一刻問軍罪到孟州，千里迢迢，他还写封信来叫朋友关顾我。为今之計，我最好在都监府做教师，一則，不辜負史大老爷这番美意；二則，依靠我拜弟施恩，他养我一年，空添一岁，終非长久之計。凭我的干办，在都监府教传这五六个小当差拳棒功夫，总是綽綽有余。等到三年罪滿，他补份餉給我，将来作兴有个机会，能立功边疆，揚眉吐气。武松是个爽直的英雄，在这一刻只朝好里想，不朝坏里想，忙站起来打了一躬：“大老爷，配軍愿在此地侍候大老爷。”“哎呀，哈哈哈哈哈，好极了，你放心，本都监会另眼看待。——小孩子过来，跟武师爷磕头請安！你們从此就在武师爷面前听其指教。”“遵将主吩咐。”六个小当差过来：“武师爷，小的們見武师爷磕头請安。”“罢了。”张都监起身恭恭敬敬，又打了一躬：“武师爷，一切費心！”“謹遵大老爷吩咐。”这就算拜过教师了。

莫忙，究竟山东史文奎多晚来过信？沒得这个話。这个畜生张都监說的謊。不然，他下这个諭帖以何为題呢？他曉得武松走山东阳谷县来的，风聞这个阳谷县待武松很好，他就借这个題目叫武松心眼里头相信。堂堂三品大官还說謊嗎？嗯，大員說起謊来，吓死人哩！就象张都监不但今日說謊，随后接連說謊啦，謊上加謊，謊上落謊，謊上馱謊，他把个武松謊得昏天黑地，就险些把武松的命謊了去哩。

张都监站起身告辞了：“武师爷，你稍坐坐，本都监后头有事，不便奉陪。”“大老爷請。”“刘龙李豹，你們小心侍候武师爷，不可怠慢。”“是。”“武师爷的伙食，在内厨房开，小心啊！”“遵大老爷吩咐。”张都监袖儿一拂去了。“武师爷。”“啊哟，刘大老爷。”“武师爷，要吃什么东西，武师爷說啊。”“是。”在这个時間，武松坐下来喝口茶，望望这六个小孩子倒很好的，沒事就跟他們談談。“小孩子啊。”“武师爷。”“你們原来打的什么拳啊？”“原来我們打的对子拳。”“会了吧？”“会了。”“下去走一套把我看

看。”“噢！”六个小孩子三对头。怎么叫对子拳？两个一联，就打对手子。大概初学拳的人，都先学对子，这叫对子拳。武二爷望望小孩子們还好，这个对子拳是学会了，許多的地方还有不对的，武二爷等他們打过了，对他們指拨指拨。小孩子很聪明，倒也能領略到。

沒有一刻工夫，已經中午了，刘龙李豹上来請示：“武师爷，要开飯了。”“好，就开飯吧。”“武师爷，吃什么酒啊？”“这个——咱不会吃酒。”“呀，为武的岂有不会吃酒的呢？少吃一点，我們衙門里好酒很多。”“咱实系不能吃，点酒不尝。”刘龙李豹也不好再劝了，只好开飯。武松最好一杯嘛，今日何以不吃？哎，不能吃！要照张都监今日和我見面是很好，不过“知人知面不知心”，照我家拜弟說，张都监行为不正；并且他跟蔣忠还沾着亲，我初次在此做教师，也不可防他一着。我自己的病我都曉得，我旁的都好，摸到酒杯子，就不对了。这么子，不吃酒哩，穩当一些。武松也不为不精細啊，最喜爱的酒，临时都戒掉了，就吃飯了。菜是六件头，着实不丑，张都监刚才亲口吩咐內厨房开的。內厨房，外厨房有何分別？外厨房四样头例飯菜，內厨房六件头菜稍微講究些。这都是张都监把的面子給武松，叫武二爷心眼里除疑。吃过飯揩擦手脸，沒得事，和小孩子談談拳棒，教传教传。

武二爷看看太阳要落了：哎哟，我要回去一趟才好！我和我拜弟說好的，我到了衙門，我一定要回去的；無論三更四鼓，我今日非要回去一下子；除非遭了害，才不回去。我如不回去，不是叫拜弟不安嗎？所以非回去不可。想着喊道：“刘大爷。”“武师爷。”“我要回去下子。”“到哪里？”“到快活林酒店。”“干什么？”“我要回去发鋪盖。”“呀，还要你去发鋪盖？不瞞武师爷說，武师爷的住处、床帐、被褥早已准备了，停停当当！”“我也要回去拿衣服。”“衣服这里有啊，还要你回去拿嗎？我們將主准

备代你做衣服。”“不，我一定要回去。”“一定要回去什么事？”“我还有旁的事。”“噉——你一定要回去，你武师爷先前怎么不向将主請假的呢？你没有請假，怎么好回去啊？你武师爷不是个事外人了，在我們衙門里拜为教师，有了責任了，能听其自如嗎？”“噉！哦！”武二爷一听，不好了，我倒受了拘束了！不錯，我是拜为教师了，我应派要請假。我早晓得跟张都监順便請个假，这一刻还不晓得张都监在哪块。“請問将主在哪里？”“将主不在家，已經公出了。”“唉唏！”武二爷心里着躁，嘴里說不出，只好等一等了。

天晚了，开晚飯了，武二爷只好吃晚飯啊。晚飯吃毕之后，看看外头已經打二更了。“哎呀，我今天还要回去哩！”“不限定回去噉，将主到此时也沒有回来，你随后見将主請了假，再回去好了。”“唉唏！”武二爷叹气没办法，只好就在衙門里住啊。“在哪里睡覺？”“跟我来。”刘龙李豹掌着烛台，領着武松。就这个箭道子底下有两間书房，一間明間，一間房間，房屋很好。把明間格扇一推，进来推开房門，烛台朝书案上一摆。武二爷望望，房里头雪白干淨，上头床鋪也是簇嶄新鮮，零星应用东西都有。只看見中柱上釘了根釘，釘上挂了口綠皮鞘办公刀。怕的先前这个房間也有人住的。武松看見这把刀并不生疑，堂堂的武职衙門，尋常的器械多得很。刘龙李豹等他睡了，把房門一帶，他們有他們歇宿之处。

武松在衙門里过了一宿，可把个人急煞了！哪一个？金眼彪施恩。我这一刻要补叙这一回事。施恩站在店門口等哥哥去远了，叹息一声，回后头住宅。到了后头，如痴如醉，好象失去一件最珍貴的东西。中晌沒有吃，到了晚上，晚餐也吃不下去。已經晚了，哥哥怎么还不回来的？我就不懂啊！等了一会，招呼厨房里开一桌菜，多拿好酒摆在房間里，点了一对通宵大蜡烛，居心等哥哥回来，弟兄好开怀暢飲。这刻前头伙計們吃过晚飯沒事

了，衙內招呼說：“你們就先睡吧。我哥哥不回來便罷，我哥哥一聲回來，請你們開下子門。”前頭伙計們答應，自去睡覺。施恩一個人在房間里坐候哥哥，一直到天亮，武松也沒有回來。天亮，管帳的黃老先生已經起來，店門下了，店里上客了。黃先生起來就不放心，問問店里伙計：“夜里可曾聽見打門的？”伙計說：“沒有。”“啊，不好，武松武二爺沒有回來啊！昨日晚上開了一桌菜到后頭去，不曉得后頭怎麼樣？”黃先生也不放心，招呼伙計們照應着，自己就直奔住宅。到了住宅房門口，見房門半邊關着，半邊開着。再望望，房里這一桌菜還擺在這個地方，沒有動，一對燭台上燭頭子還沒有點得完，燭花長多長的。施恩和衣躺在床，二目扑簌簌流淚。“噯！”黃先生嘆息：大約他一夜沒有睡。唉！象這種盟兄弟世間少有啊，人家胞弟兄也不過如此！手一抬，把半邊房門朝開一推，咋咯，响了一聲。“哪一個？”“衙內，是我。”“哎，黃先生。”“衙內。”施恩手一擦朝起一坐。“不早啦，你老還不睡覺？”“怎么睡覺？天已經大亮了。”“什麼，天亮了？”“前頭已下門做生意了。”“噫，”施恩聞听大驚，急得雙腳齊跳。“衙內為何這樣着躁？”“不得了啦！我家哥哥昨日說過，無論三更四鼓都要回來，除非遭了害，才不回來。我哥哥既沒有回來，怕的遭了害了，怎么得了？”“哎，衙內，你老保重，你盟兄雖沒有回來，我看吉凶還在兩可，作興他遲了，城門上阻隔，要回來不便回來。這個事情衙內且慢急，我看最好你老親自進城一訪。”“啊，不錯。——來人。”喊前頭來個伙計，把房間里頭菜收掉了，燭頭子吹滅，打水來洗臉。“黃先生，你叫人拿張片子，邀請二十名打手快來！”“啊，衙內進城要打手何故？”“啊，你老糊塗了，非帶打手不行啊！你可知道仇人蔣忠住在城里，我恐其遇到他，豈不吃他的虧么？”“哦，不錯，不錯，這個非帶打手不可！”黃先生出去，拿衙內的片子，着人進城請打手。打手聽見這一方面的招呼，聞信即至。施恩洗了子臉，一點東西沒有吃。

吃不下去。拔了四个家人，連施恩本人二十五个，离了快活林进城。

施恩进城就奔张都监的衙門，漸来漸近，到了照壁根，脚步停下，再望望头門口靜悄悄沒动静。武职衙門非比有司衙門，武职衙門都是这个样子，冷清得很。“你們站住。”“噢。”“待我来問。”施恩搶几步走到头門口，只看見头門里头有个老将出来了，走上前双手一秉：“老将。”“噢，衙內？”“动問一声。”“衙內問什么事？”这个老将認得施恩啊？認得，孟州营的人沒得哪个認不得金眼彪的。“沒有旁的，因昨天你們将主下諭帖，把我盟兄武松諭进衙門諭話，一夜沒有回去。請問，我哥哥武松在哪里？”“哪个啊？啊，我們將主昨日下午諭帖把武松武二爷諭进衙門了？”“着啊。”“啊，这个事小軍不知。”“什么？不知道？”“当然啦。”“你們为何不知道呢？”“衙內明見，我們是外当差的，这是內里的事，要問內当差的。”“啊！不錯。”衙內只好等了。等了半天，里头又来了个老将儿，上来又問了，还是这話，要問內当差的，外当差的不得而知。如此者大概問了都有十头八个，時間着实不早了。“哎！”衙內急煞了！他何不进去拜会张都监，直接問张都监呢？哎，不能玩，你果然拿片子拜会他也无效。何以啊？张都监不会見他的。照这一說，跟张都监沒得往来呀？前首有往来，在二年前，施蒋两家未曾翻脸，姓施的和张都监很接近。自从蒋忠到了施家拜为教师，后来师生反目，姓施的跟张都监就断絕关系了。何以呢？蒋忠和张都监是至亲，难隔一天不到张都监衙門里来。这一来，施恩当来也不好来呀。你如其在里头一头撞見蒋忠，怎么說呢？所以之后就是有什么事，来拜会张都监，也是謝絕不見。今日如其拿片子拜他，他决計不会見我，何必討他这个沒趣？施恩站在照壁根着急，手下的家人打手不耐烦了：“哎，衙內，我看你老人家不必站在这块等了，等到晚也不行哎。你看時間也不早了，我們回去吃飯吧，吃过飯再来好不好？”